

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接力

——青春版甬剧《雷雨》观后

赵淑萍

翻译家黎烈文曾经说过：“亏了《雷雨》，我才相信中国确实有了近代剧。”《雷雨》不仅是中国话剧的里程碑，也是舞台的常青树。它被多个剧种移植，常演不衰，包括甬剧。

两个家庭，八个人物，三十年的恩怨，严谨的“三一律”，丰富的潜台词，在残忍的命运和剧烈的矛盾冲突后是一种悲悯的情怀，这也许就是《雷雨》的魅力。从表演的角度说，这八个人物个个有戏份，而且都是对手戏。要培养一个团队，检验一个团队，排演《雷雨》是不错的选择。

宁波甬剧团上世纪50年代移植上演了《雷雨》，1978年再度创排，2015年又复排。此后，多次上演，或者在细微处调整，或者重组演员，在音乐、唱腔上不断打磨。可以说，《雷雨》牵系着一代代宁波观众的记忆。老艺人俞志华说起当年金玉兰扮演的繁漪，语气间满是赞赏。1978年《雷雨》去上海演出，观众凌晨3点就排队买票。第二天演员王坚走在街头，观众兴奋地说：“她就是昨天台上的小老婆！”2016年甬剧名家王锦文版《雷雨》，对剧本做了改动和探索，最富有雷雨精神的繁漪成为绝对的主角。而后，孙丹演绎繁漪。2018年，甬剧《雷雨》进京“赶考”，表现不俗。而男演员则在角色的转换中完成了代际传承。沃幸康从艺50年，从周冲演到周朴园，又转至幕后辅导青年演员。这次，他担任新一代《雷雨》复排的导演。郑健，初演周萍，这次的角色是周朴园。几年前贺磊演周冲，上场时阳光俊朗的样子还在眼前，这次，却成了阴郁懦弱的周萍。甬剧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剧种，没有程式、行当的束缚，着重于塑造人物的能力。

从《筑梦》中的沈三江开始，郑健的戏路就大大拓宽，演技也一路提升，完全打破了传统戏中清瘦落拓的书生形象。这次演周朴园，除了偶尔步伐有些急，那矜严的举止，斯文的动作，那通身的气派，整个一个冷酷的道貌岸然的周朴园。唱腔是郑健的长处。特别是他劝侍萍“莫冲动，要冷静”那一段，咬字清晰，唱腔委婉细腻而有韵味，传达出人物幽微的心理。以前看甬剧情景剧《药行街》，觉得杨勤儿是一个很有戏的演员。这次，他演的是鲁

贵。他演得很松弛，很自然，一个市俗、卑琐、察言观色、唯利是图的小人形象惟妙惟肖。鲁贵一角，如果按传统戏的行当分，应该归入“丑角”。先前吴刚、严耀忠演这个角色都非常出彩。再想起甬剧《三县两审》中沃幸康和虞杰演的阿金阿牛，曾经笑翻观众。还有沃幸康和杨勤儿的《守财奴》，表演诙谐，让人又可气又可笑。甬剧团的多位男演员，似乎都能“扮丑”，这也增加了不少看点。

这一次，让人欣喜的是第九代演员的表现。在我所看过的《雷雨》版本里，李梦凡应该是最年轻的繁漪吧。能够用这么年轻的演员，不能不说是剧团的勇气，同时也是演员本人的勇气。可能是太年轻了，下楼后和周冲单独相处时的那种母性，总觉得没演到位，但其余都把握得不错。特别是繁漪雨夜归来，开始了一种惨烈的自毁式的报复。近乎歇斯底里的她，咄咄逼人的情势后是深深的绝望和愤懑。李梦凡的表演很有激情也很有张力，代入感很强。一切，如箭在弦上，这个剧场是肃穆的，观众是揪心的。

剧中最美好的角色应该是周冲、四风 and 鲁大海。他们，就如一缕清新的风，一抹靓丽的色彩，一道正义的光，出现在一片阴郁和逼仄中。正因为如此，更让人痛心于他们遭遇的摧残和毁灭。演周冲的姜志旗、演四风的孙筱婷子和鲁大海的肖晨，身段、嗓音、扮相都不错，有丝青涩，青春的气息无比贴近剧中的人物。演侍萍的周颖，先前似乎较少露脸。但是，这部戏却让人记住了她的名字。她成功演绎了一个朴素、善良、慈爱的母亲。和周朴园重逢的这场戏中，侍萍的血泪斑斑的控诉，赢得阵阵掌声。掌声是对演员的肯定，同时也是对这一悲剧人物的不平与怜悯。只是，侍萍虽饱经风霜，受尽煎熬，但毕竟当年也曾读书识字、灵秀可人。原著中，说到她的气质，是“大户人家的落魄女子”。对于那种气质的捕捉，还是要演员自己揣摩的。

几经打磨，这台青春版的甬剧《雷雨》，细部的处理很缜密，很契合，如音乐的节奏、场景的转换等。岁月沉淀经典，艺术源于传承。一部戏，穿越了大半个世纪，见证了历代甬剧人的努力，也记录了他们的青春芳华。



《高原系列之一》

当代浙派山水画家曾宓认为：绘画的技艺只是一种表现能力，就艺术效果而言，属于低级趣味，只有将这些技术融进感觉，升华为感悟中有机的组成部分时，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作用。曾宓先生强调了画家绘画中的情感与表达，认为艺术作品是画家内心审美活动的物化。

王葱葱山水画风上有别于中国古典传统山水画，表现手法上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绘画中的一些元素，注重物象的质感与明暗，画法细腻，尤其借用了水彩画法的一些语言，她笔下的山水画呈现出淡逸、空灵、清静之气象，画家以平静淡泊之心，追求心中的隐逸、禅意与诗境的山水之境。

“寻隐记”是画家近期个展的一个主题，题中折射出作者山水画的审美内涵及内心向往。王葱葱曾在高校教书，后调至东钱湖畔的沙孟海书院任专职研究员，几年后又调入浙江画院成为专职画家。几次“变迁”，传递出王葱葱对绘画的执着与热爱，她想从烦躁的杂事中挣脱出来，过自由与简单的“归隐生活”，静下来纯粹地画画，如她所言：“选择的是一条至真至难、苦中作乐的放浪山水之路。”

历代山水画的发展与隐逸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，从唐代王维、元四家至清四僧，文人画家无不具有归隐之经历，被后世视为归隐最彻底的吴镇、倪瓒、弘仁等，其山水画最得文人画之精髓，画格超逸，历代书画藏家也常以是否拥有这些大家之作来定格调的雅俗。文人画家在生活上选择归隐，在绘画审美上也与当时院体绘画迥然不同的风格，从作品内涵到画家的生活方式，都透露出远离“仕生活”而归隐山林的意向。王葱葱的内心深处也应该隐藏着这种归隐之心。她在《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》一文中，表达了自己对人生与艺术的感悟：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一颗澄怀观道的静心是艺术创作的前提与基础，在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，要始终怀有一份淡泊的心境实属不易。”在如今“嘈杂”的年代，这份心境对艺术工作者来说极其珍贵。



▲《王安石游钟山图》(扇面)

▲《仙谷云瀑图》



王葱葱，女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鄞州区美协副主席，浙江画院专职画师。《寻隐记——王葱葱壬寅水墨个展》近期在鄞州吴永良美术馆开展。

人物

心与云俱闲

读王葱葱山水画

方向前

息息相通，物象之静源于画家的内心之静。陶渊明在《归田园居》中曰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“静”是到达平淡之境的必由之路，反之，平淡与归隐亦能营造清静之韵味，她所描绘的江南山水，绰约多姿，水墨淋漓，而其笔下的北方山水又有茫然荒疏之气象。如创作于2021年的《晓雾松风图》(187cm×97cm)，描写的是江南山景，除近处松林画法以骨法加水墨烘染外，中景、远景山坡均以淡水墨来表现，山坡连绵，若隐若现。近景平坡则用稍深的墨色烘托，由近至远，墨色也由深至淡，层次感较强。在这种水墨表现中，王葱葱巧妙借鉴了西画中的一些水彩画技巧，甚至用水彩画笔等工具，恰到好处地把控纸、笔、水、墨之间的关系，最后达到理想的水墨效果。所以，在她的山水画面中，似乎有水彩画的清新明快与淋漓通透。潘天寿先生说过：“用墨能得淡中之浓，浓中之淡，即淡而能浑厚，平而不平淡。”在山水画墨法上，王葱葱下了很多功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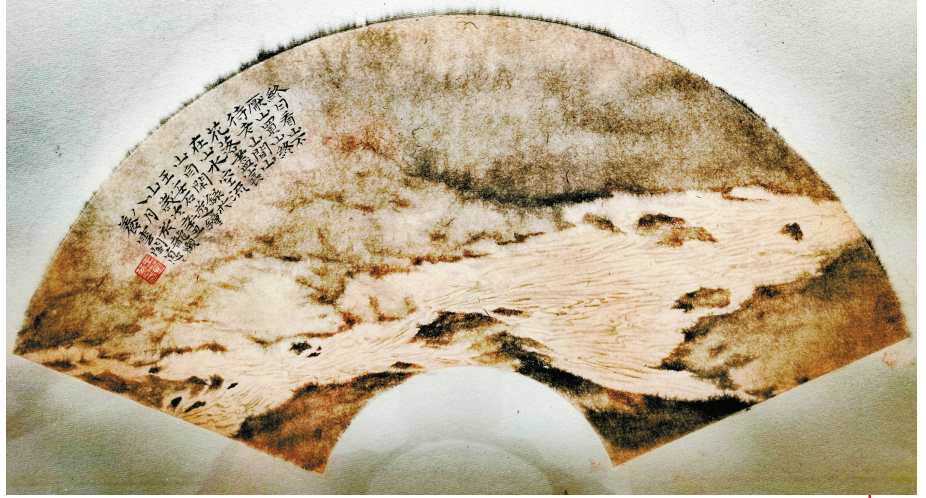
王葱葱有一部分山水画借鉴了宋马远构图法则，所描写对象非全景式山水，而截取山水中的一景或一角进行细致刻画，小中见大，以一角或半边景物来表现广大空间。如作品《幽溪图》(2021年，138cm×34cm)，仅取山谷深处的一段溪流，表现山石的幽深，溪水的静澈，来表达隐逸的意境。又如《幽境溪谷系列》(2019年，205cm×70cm)，取山溪之局部，描绘出溪石的各种形态与丰富质感、溪水流动时的变化，流水清澈，画面看不到溪流的尽头，但能引人遐想。另外，在小品《月夜》(2021年，27cm×24cm)中，画家选择山峦一角，朦胧的夜晚、高挂的月亮与山峦间的一棵小树，上下互为照应，营造月夜中山的宁静与幽美。

王葱葱山水画构图上有个特点是画面满而不挤，达到气韵生动、虚实相生的效果。如巨作《仙谷云瀑图》(2021年，187cm×97cm)、《幽境溪谷系列》(2019年)等。水墨清淡是山水画画美的最高境界，可以看出，王葱葱山水画取法“淡”则，追求的是“物我相融，天人合一”的清淡之境。

淡者静，静之境象与清淡的审美意味

画重光曰：“虚实相生，无画处皆成妙意。”王葱葱山水画常以“虚实相生”来展现不同的山水之美，营造山水隐逸之意境。中国画重“留白”，须善于“计白当黑”。王葱葱山水画构图上有个特点是画面满，但她又善经营画面“虚实”，通过巧用虚实黑白关系，使画面满而不挤，达到气韵生动、虚实相生的效果。如巨作《仙谷云瀑图》(2021年，187cm×97cm)、《幽境溪谷系列》(2019年)等。水墨清淡是山水画画美的最高境界，可以看出，王葱葱山水画取法“淡”则，追求的是“物我相融，天人合一”的清淡之境。

淡者静，静之境象与清淡的审美意味



▲《王安石游钟山图》(扇面)

▲《仙谷云瀑图》

人到暮年学陆游

曲水

以前看过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和吕瑞英合作的一部越剧电视剧片《沈园绝唱》，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故事。这戏给我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是：陆游不快乐，他非常悲苦。犹记得该戏最后一幕，须发皆白的诗人再次来到沈园，此间草木凋零，一派萧瑟，唯有缀满苍苔的墙壁上还留着那阕断人肝肠的《钗头凤》。

陆游的晚年也许的确过得不那么舒心。但善于表现才子佳人题材的越剧着重突出了他的爱情遭际。事实上，彼时陆游内心的伤感并没有肤浅地停留在个人早年的情感挫折中，他的痛苦更多来源于家国之难。身在山阴，北望中原，王师何日能够凯旋？然而，陆游虽生逢乱世，却活了86岁，这绝对算得上古人中的寿星了。不少学者研究过陆游长寿的原因，而我认为，这有赖于诗人那种令人钦佩的健康心态。

陆游写了很多诗，留存下来的就有近万首。古代诗人作诗，并不是单纯当文学作品在创作，他们写诗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诗的性质很驳杂，有点接近于“日记”“手记”，甚至于“便条”。所以从那些诗句中，可以读出很多诗作者真实的生命状态。虽说陆游离开我们已有八百多年，但他在诗中显现出来的观念和情感，仍可作为今人思考自我状态的一种镜鉴。

李贺说“少年心事当拿云”，陆游年轻时也有过类似取得功名后报效国家的壮志。可惜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解了陆游。我曾觉得他不够刚强，颇为软弱，有点像《孔雀东南飞》里的焦仲卿，连自己心爱的妻子都留不住。母亲让休妻，他就真休了，一点男子汉的主见都没有。后来看了关于陆游的传记方感悟：评价一个人不能如此片面和武断。

其实在晚年陆游身上，显现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潇洒与豁达。他在一首《渔夫》诗里写道：“团团笠笠宜雨，策策芒鞋不怕泥。”笠笠宜雨，行走自如，带有快意情绪和自如情态。还有一首同名诗作中的句子，更加无拘无束：“数十年来一短裘，死期未到且婆娑。敲门赊酒常酣醉，举纲无鱼亦浩歌。”我欣赏“死期未到且婆娑”一句，“婆娑”两字简直是神来之笔。“敲门赊酒常酣醉，举纲无鱼亦浩歌”，意译过来为：咱小酒喝着，小风吹着，无忧无虑，哪怕去网鱼，毫无收获，也照样小曲哼着，乐乐呵呵！

作为一个关注民生的文学家，陆游书写着自己的生活，也发现着别人的喜乐。古人的日子可能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既单调又乏味，但看陆游的诗：“市桥压担菘丝滑，村店堆盘豆荚肥”“邻家喜添新秧，小市奴归得早”，市井画面鲜活生动，特别有烟火气，而且还带有浓浓诗意。那种在我们俗眼中再庸常不过的场景，到了诗人笔下，霎时优雅起来，成为值得审美的对象！

我想，陆游后来是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吧。直白点说，是保持了一颗平常心，但这颗心七窍玲珑。譬如年纪大了，谁都会生病。当下很多老人就成天担心自己的健康得不到足够保障，于是产生焦虑，然后便乐于购买各种保健品。甚至还因此落入诈骗圈套。那么陆游是怎么想的呢，他说：“玉函耐后了无功，每寓奇方嗜傲中。衫袖犹沾清鼻观，枕囊贮菊愈头风。”从这首《示村医》中可以看出，诗人不相信什么奇方妙药。他还说“屏除金鼎药，糠秕玉函方”。用药讲究的是对症下药，药材并不是越名贵越有用。

对物质，陆游的态度同样无比豁达。住房是“三间茅屋已大宽”，煮着“藜布敌纯棉”，美食就“地炉篝火煮菜香，舌端未享鼻先尝”……他安贫若素，自得其乐。这份简单快乐背后是对生活的由衷热爱。说到美食，笔者不妨再赘言几句：住在浙东沿海的诗人自有他的家乡口味，他喜欢海鲜，对鸡鸭鱼肉也存浓厚兴趣，还将它们一概入诗：“蟹束寒蒲大盈尺，鲈穿细柳重兼斤。”“社日淋漓酒满衣，黄鸡正嫩白鹅肥”。相比之下，现在不少人就过于讲究了，老觉着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如以前了，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也不能吃。其实在坚持科学的前提下，饮食摄入没必要弄得大过谨小慎微。保持一份乐观的心态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远比你少吃几颗糖、少吃一勺盐对身体更有助益。

生活是很难的，哪怕人到暮年，已有了足够多的经验阅历，也不一定万事通透。那么读一读陆游，学一学陆游吧，或许会有所帮助。

